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十一回 救義兄反牢劫獄 換犯人李代桃僵

話說寧王把羅德收禁監牢，一面上表申奏朝廷，說有不法武生羅德等數人，暗施冷箭，射傷臺主，毀壞聖旨，拖倒播臺，壓斃軍民無數等情；一面懸了賞格，拿捉毆打臺主的凶手徐鳴皋、徐慶、默存子三人。限長、吧二縣，即日緝獲凶手，我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鳴皋、徐慶二人出了城關，來到船中，吩咐把一切燈籠記號盡行除去，倘有人枋問，只說鎮江武生，休說姓徐便了。當夜二人商議相救羅季芳計策，徐慶道：“若去劫獄，救了羅大哥時，只是罪名重大。我卻回轉山頭，他何處追尋，便可沒事。只是你若躲避外方，定累家屬。況且家業遍地，豈不要被他們封閉入官！”鳴皋道：“為了朋友兄弟，這也何妨！只是恐其畫虎不成，反為不美，我們須要想個萬全之計。”徐慶道：“若是官員那裏，只要把銀子貫通上下，還有做手。只是那老奸心上恨了，除卻劫獄一計，別無良策。”鳴皋道：“也罷，為了弟兄，顧不得家私。你我明夜准去救他出來，若然遲了，恐怕誤了季芳性命。”

二人商議已定。到了來朝，吩咐把船通到鐵稜關停泊。到了黃昏，二人輕裝軟扎，腰間各插一把鋼刀，來至城下。二人俱會壁虎游牆，將身貼于城牆，手足伸開，運動工夫，如壁虎一般，瞬息已至城頭之上。一路來到司監，飛身上屋，在監牆上向下望，只看不見裏邊那處是季芳的所在。只輕輕跳將下去，東張西看，犯人甚多，只尋不見季芳。

正在張看，只見前面有更卒走來。徐慶便向門後一閃，鳴皋無處可躲，只得向上一躍，將三指摘住一根椽子，懸空掛在上面。巡更的獄卒擊柝而來，等待他走到前面，鳴皋從梁間驀然來下，把巡卒擒住，將刀擱在他頸上，輕輕喝道：“你叫一叫，我便殺你！”唬得巡卒縮作一團，連話都說不出來，單道：“匆匆！”鳴皋道：“你只說那拖倒播臺的羅季芳在那裏，我便饒你性命。”巡卒道：“爺爺，放了小人起來，告訴你，他在內監末號內。此地過去，要轉五六個灣曲，從小門內進去，把門關上，回轉身來，方纔看見號門。”徐慶道：“他的說話不真實，賢弟體要信他。”巡卒道：“小人句句實話。”鳴皋道：“你便引領我去！”抓住他先走，徐慶在後。

果然有五六個灣曲，來到一個小門。推開進去，卻是一條狹弄。三人走進弄內，回身把門關閉，果有一個狹門戶。原來方開門進來的時候，恰巧被門遮了，所以看不見這門戶。鑽進去看時，這季芳正在那裏“忘八狗禽”的罵。鳴皋道：“羅大哥，小弟來也！”季芳聽得是鳴皋聲音，便道：“老二快來，我被他吊得要死了。”徐慶上前看時，見他高高地吊在上邊，便將他放了下來，割斷了繩索鎖鑄，回轉身把刀來殺那巡卒。鳴皋道：“且慢，休要殺他。”便把季芳身上刑具與他上了，也把他照樣捆縛，吊將起來。

徐慶道：“賢弟，胡不把東西塞了他口，我們去了，教他不能喊叫。”鳴皋道：“不妨。

這個地方，由他喊破喉嚨，卻沒人聽見的，怕他則甚？”三人出了監門，由原路出來。

徐慶躡身一躍，已上監牆。鳴皋曉得季芳跳不上的，便把他負在背上，運動工夫，在庭心內打個旋風，扑的跳上監牆。三人遂循舊路越城而出。真個人不知，鬼不覺，把個內監重犯盜了出去。

只是鳴皋不殺這巡卒，雖是仁心，究竟失著。誰知巡卒認得他們，因為打播的時節，巡卒也在臺下，所以認得他。那寧王知道他們黨類都是本領高強，恐防劫獄，所以十分緊急，一夜五六次的察看。鳴皋等去不多時，早有獄官、差役人等，穿梭一般的巡察。

走到那裏，看見地上一面更鑼，一盞燈籠，知道出了毛病，慌忙趕到裏邊。進得號門，便聽得喊叫“救命”之聲。走上前去，腳底下踏著一件東西，將燈火提起照看，卻是一個更柝。抬頭看時，犯人依舊吊著，只是看不清楚，便問：“你是何人？”上面的答道：“我是獄卒王三，快快放我下來！”獄官在後聽得大驚，忙教放了下來，問那犯人那裏去了。那王三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。獄官唬得魂不附體，問道：“王三，你認得這二個究竟是誰？”王三道：“小人昨日在臺下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正是打嚴師爺的揚州人。”獄官慌忙到寧王行宮報信，一面叫差役分頭各衙門報信。

滿城文武得了這個要犯越獄的信息，慌忙齊到王府行宮伺候。寧王知道果然劫獄，心中大怒，立時傳出旨意，著地方官限二日內緝獲；若第三日不見羅德、徐鶴、徐慶三人，將闔城文武一並治罪。一面吩咐副教頭狄洪道帶領二個徒弟王能、李武，並五百御林軍，會同馬天龍，帶領偏裨牙將，大小三軍，沿途追趕，務必獲。滿城文武得著旨意，弄得落亂紛紛，沒做理會。恰好兵馬大元帥馬天龍到來，即與副教頭狄洪道商議：諒他必同回揚州，我們帶領三軍合做一處，向官塘追去。這裏吩咐府縣挨戶細枋。

計議已定，正要起行，只見一馬飛來，到得王府門首，下得馬匹，上前參見道：“小的是馬快都頭郭玉。今捕得揚州武生徐鶴等蹤跡，特來見王爺，請兵拿捉。”馬天龍道：“現在揚州徐鶴、徐慶在司監劫去要犯羅德，王爺傳旨追捉，正沒頭緒。你既知曉，速速引領前去，不必去見王爺。你且說他存身何處？”郭玉道：“他有坐船在鐵稜關。”馬天龍吩咐眾將官帶領三軍，向鐵稜關拿捉劫獄強盜。一路人銜枚，馬摘鈴，燈球火把概用皮套，不許聲張。大小三軍一聲答應，立刻起行。出了閘門，一路靜悄悄望鐵稜關進發。正是：並無人咳嗽，只有馬蹄聲。

這閘門到鐵稜關，有十里之遙，我且按下慢表。再說徐鳴皋同了徐慶、羅季芳，一路回到鐵稜關。下了舟船，卻不見船中的四個家人。初時只道他們睡熟在後梢，不以為意，便向徐鶴道：“明日我們到那裏去好？這羅大哥的相貌，最是好認的。我同你上臺打播，俱被眾人看見，這裏斷然不能存身。”徐慶道：“若是我與賢弟，隨處可以潛身，只是羅大哥躲不過去。還是回轉揚州，再作道理。”羅季芳道：“你們只管講話，我的肚子卻有些餓到背心上去了！”鳴皋笑道：“莫怪大哥飢餓，我也腹中飢了。”忙叫家人取酒饌來。叫了幾聲，無人答應。走到後梢看時，一個也不在船上。便道：“這也奇了，難道他們四人都上岸去，船上一個也不看守？”羅季芳道：“他們一定是賭錢去了。”徐慶道：“只怕未必。即使賭錢宿娼，斷無一齊皆去的道理。你聽那關上已打五更，難道他們一個也不想回來？我看這事有些古怪。”他三人我猜你測，只想不出來。

我曉得看書的諸公，心裏卻倒明白：這一定是被捕快拿住了。只是怎樣的看破機關，被他們拿住，晚生要交代明白出來。因為這只船，是徐府上自己打造的坐船，所以極其寬大華麗。停在閘門的時候，客船准兀准萬的擁擠，不開倒也不知。只因通到鐵稜關，來往船只稀少，雖有二三十號商船，卻不比得這只船金彩耀目，另有一工。也是徐鶴的失著，他小心了，反為壞事起來。那郭玉是個蘇州的有名馬快，別府各州各縣有了難破案件，都來慕名請他去的，所以他的一雙眼睛，何等厲害。當日得了寧王之命，限他偵緝揚州徐鶴、徐慶、默存子三個凶手，他就料定他們必走鐵稜關這帶路，帶了一班做公的竟到鐵稜關來。見了此船，有些疑心，便問：“你們是那裏來的？”那船上家人回道：“我們是鎮江武生，來此看打播的。”郭玉聽了，早已料著六七分。不知可曾被她拿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